

情外情系列

纤云巧弄飞星恨

台湾 语 桐

纤云巧弄飞星恨

语桐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仪贞
封面设计:陈小玉

情外情系列
纤云巧弄飞星恨
(台湾)语桐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33209-8/A·638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连，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情
外
情
系
列

段飞星倚窗而坐，遥望被繁星点缀得明亮无比的苍穹，深沉幽冷的眸子，让人无从揣测他的心思。

英挺出众的容貌、早然不凡的气度，所应搭配的，不该是温文儒雅的迷人笑容吗？是以，他淡漠到近乎冷酷的容颜，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他依然出色得令人赞叹。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他细细咀嚼其间的意境，全无感情变化的缉眸间闪过一抹落寞——

一直以来，这阙词就非各地吸引他。或许，是因为词中蕴藏他名字；也或真被它所散发的凄楚无奈所撼动了更有可能是……

七夕，多么多情唯美的日子啊！有哪一个女孩，会正巧在这一天降临人世了

飞星传恨！

寒冷的夜空，孤寂的飞星，永远与人保持着遥不可及的距离，看似孤傲而高不可攀，总以尾高临下的姿态，冷眼睥睨世间万物……但，谁知飞星有了谁识飞星的苦、飞星的怨了谁又能体孤独与寂寥的生活其实

纤云巧弄飞星恨

并非他所愿？

繁星点点，有没有这么一颗星呢？孤寂、无奈、萧索。

正如他！

段飞星是如此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中，以致未曾察觉有小身影已经逐渐接近他，否则以他深厚的内力及习武之人召觉性，断不会如此大意。

“飞星，在想什么，怎么反常到连为父的进门许久你都毫无所觉性，段怀字立于他身后观察了一会，才决定出声唤他。

“爹！”段飞星一愕，善于隐藏心绪的他，随即收起了讶异，淡然道：“您是何时进门的？”

“所以我说你反常。”段怀字在桃要桌前落坐。并为自己倒了杯水——他知道要等儿子良心发现，孝顺恭敬的奉上一杯水给他，那么他绝对要有渴死的心理准备，了解这一点后，他就不再异想天开了。

他了解自己捣乱子，飞星向来冷峻少言，喜怒哀乐从不形于色，对于自己的父母，他爱之下敬之，却是放在心底，从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段怀字知悉，他的儿子比任何人都要孝顺。

段怀字慢条斯于是地蹑了日茶。“通常你从不问这种问题的，好似所有的事皆在你的掌握之中，这会儿居然不知我何时进门？”

“孩儿不才，有负爹的期望。”瞧瞧那语气，简直像在说：中晚月亮好圆。天气真好，一点扞海的表情都没有，与其说反省，不如说在聊天。

不过段怀字却一点不介意这小问题，调笑道：“你就不能慎重一点了真役诚意，就算认为父的我箴受一

纤云巧弄飞星恨

下‘残存’的新生廓又会怎样？”

段飞星抿了抿唇，不置一词。

段怀字翻了小白眼，他早知道的，他这儿子已由“木头”阶段荣升为“冰块”了，但不知谁有这能耐融化这块冰？

“爹的专程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段怀字白他一眼，“我又不是吃饱撑着，怎敢指望顾五点头？”

“然后？”段飞星无动于衷地接口。

“你那‘冷晴看红尘，世间我独往’的师父韦独狂，的些日子捎来一封信，要你这役天良的小子自己屈指算算，看你有多久没上千重山去探望他老人家了，你不想他，他可想死你了。”

淡摸的脸部浮起一抹笑意，段飞星轻笑：“师父不可能这么说的，我了解他，他没你这么——”霎时止了日，那句“肉麻兼恶心”梗在喉间，差点噎死他。“不要把你娘用的那一招套用在每十人身上，尤其是我。”

韦独狂如其名，狂得很。但人虽狂了点一不羁了点，可也不曾这么肉麻，身为人家的徒弟，这点了解段飞星是有用的。

段怀字微红了脸，难为情他说：“说习惯了嘛！自然而然就……不过有句话倒是真的，韦独狂说限你三天之内动身，否则这辈子就再也不迎去了。”

“我会去。”段飞星允诺，见父亲欲言又止，他问：“还有事？”

“你——有没有想过去寻找宿命中，与你命运相系相连的那名女子了犹豫了一下，段怀定依然说了出口。

段飞星明显一僵，不自然的别过头，语气生硬地挤

纤云巧弄飞星恨

出两小字“没有。”

“为什么呢？只要有希望，你就不该放弃，你根本连努力都不会，怎么……”段怀字倏地止了口，恍然大悟的惊呼栏莫非你早就打算这么过一辈子？”

“有何不可？”他不置可否地扬眉反问。

“当然不可！你别这么，明明有成为正常人的机会，千万别白白放弃，七所生的女子应该不多，你极有可能找到她的。”

“是不多，但也绝不会只一小，我该怎么证明呢？难不成要我一小小糟蹋了釜，你忍看一小小清白的黄花闺女就这么教我给毁了吗？我下不了乎啊？”

“这……”段怀字哑然了。

这些年，每当看着段飞星俊挺出众的容貌时，他就深深自责。段飞星的俊逸容颜尽得他的真传，然而，千不该万不该，就加他那不属于正常人的特殊因子承袭到他身上……

他给了他生命、给了他俊美无比的容貌，却没能给他正常的身子。这一直是他和爱妻蓝梦诡殁到遗憾与愧疚的一件事。

但，可以弥补的，不是吗？只要他们够自私、够狠心。

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

“但是，若你找到条件极为符合的女孩时，你或许可以一试……”

爹！”段飞星提高音量，无亲地唤适。“不是每小人都如你那般幸运，能得到珍妥一生的女子，同时又能化解身上的亚魔血液。”

恶糜血液，是的，他身上有一部分分流的是不属于
纤云巧弄飞星恨

人类的血液，而唯一的破解方法又是客观的强人所难……

“可是根据那本册子记载，世代以来，莫不是因此而缔结了一椿又一椿的良缘，眼郁我和你母亲不正是最好的例子了而预言的册子到你这一世便没了，你若化解不了，又怎会……”

“到我这一世当然会彻底结束。”段飞星淡然回道。

段怀宇怔了怔，旋即领悟。“难道你——”

“我不会有下一代。”听不出情绪的平板音调，说出段怀宇未出日的揣测。

“段飞星！”每当段怀宇连名带姓的吼他时，表示他真的火大了，段飞星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你要还当我是你若干，就给我在三秒钟之内把这小念头打消！”

“恕难从命。”

气氛顿时沉寂得吓人，两人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良久，段怀宇叹了口气，“好吧！我投降，如果你不顾生孩子，我再怎么神通广大也无法强迫你，不妥协还能怎么办了一切就顺其自然。你休息吧！我回房了。”

“爹，”段飞星在开闢煎唤住了他，“谢谢你的成全。”

段怀宇回过头，高深莫测地一笑。“别谢谢得太早，故事才刚要开始呢！”

段飞星阵错愕，回过柞来，段怀宇的身影已不复见。

☆ ☆ ☆

“夫君，飞星他……”蓝梦碯唤住甫出段飞星房门的丈夫，愁眉深锁，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纤云巧弄飞星恨

“你都听到了？”段怀字香了香娇妻的嫣颊，搂着她的肩一同回房，顺字关上房门。

“嗯。你们不是当真的吧？”蓝梦诡边问，双乎一边熟捻地为丈夫宽衣。

他握住她什碌的小乎，使力往怀中一带，柔情的吻，轻轻烙下，浅尝过甜美的唇后，轻轻滑向她敏感的耳垂，轻轻呵着热气。“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难道信不过我吗？飞星的事就交给我，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会使他幸福的，相信我，嗯？”

他亲昵的举止使蓝梦说的颊上浮起淡淡的红晕，岁月的痕迹，掩不住她曾有的花容月貌，时光的流逝，冲不淡他俩之间的浓情爱意。

偶着他，蓝梦诡轻轻柔柔他说：“我信的，我一直都相信你。”

拥着妻子柔软的娇躯，他满足的轻叹。

“你知适韦独狂那老头儿为何偏偏选在此时命飞星上千重山探望他吗？”

蓝梦漪仰首，闪着疑问的大眼格外惹人怜爱，段怀宇忍不住又占据了她的唇。

“唔……”缠绵了好一会，蓝梦诡才勉强讫起他们未完的话题，“怀字，你还投说完——”

“噢，对，差点又忘了，谁教你这么秀色可餐呢？害为夫的我心猿急马，无法集中精神。”段怀宇坏坏地调笑道。

蓝梦诡娇羞地填了他一限，娇斥道：“都老夫老妻子，说话还这么肉麻，难怪飞星要笑话你。”

“对妻子情话绵绵。吐冤爱葛又不是很罪过的事，有什么好笑话了他还得向我讨教讨教，将来好派上用

纤云巧弄飞星恨

场呢！”

“将来？”蓝梦诡立刻抓住了话中的重点。“你是说飞星将来也有可能……”

“是的，他也极有可能对某小女孩动情。韦独狂之所以要飞星上山探望他，其实只是小幌子，因为煎阵子他观察星象，发觉飞星的红惊星若隐若现，若是无误，他的真命妃子会在近期走入他的生命中。”

“所以这趟千重山之行，迎然会有出乎急料的收获”蓝梦诡接口。

“完全正确。”

“可是——那女孩如果大意飞星异于常人的特质，那么对飞星不啻是残酷的打击，我怕……”标推的慈母心态，对于女的怜惜，往往在事情尚未发生之郁便已担心得食不下咽、寐不安枕。

“梦漪，你多虑了。试问，当初你可曾大意过我这异于常人的特质？”

她幽幽凝佛着段怀宇，纤纤素手轻抚上他刚毅的俊美的容颜。“不，我从未介情，有的，只是对你无尽的心情。”

柔情的笑意自他唇角漾开。“所以罗！如果那女孩当真爱上了我们的儿子，那么她便会和你有同样的心情。”

蓝梦漪转念一想，释然了。“但愿他的情路不会太坎坷。”

“过程坎坷无所谓，如果能换得到骨名心的永恒，受再重的伤他也会愿意走那么一遭的。想当初，你不是也让我吃尽了若头？”段怀宇深情地说。

“都几十年的的往事了，你还翻旧帐。”她娇喷道。

纤云巧弄飞星恨

“不是翻旧帐，是想告诉你，我们段家的男人小小是痴情种，一生只爱一回，无怨无悔，不言伤重，一颗心执差到底。”

“怀宇——”蓝梦漪心头一暖，将脸深深埋入他怀中。“我可有让你失望？后不后悔错爱了我？”

“不。”他想也不想，断然答道。“你是我这辈子最不悔的选择。”

“可愿来生续约？”

“续约？”他茫热念着。

“再续中生的白首约定。”她柔声说：“来生，我还要再江你疼、江你宠，好吗？”

“只要来生你还爱我。”坚定的承诺落在蓝梦漪的红唇上。

☆ ☆ ☆

“老爷，在想什么？”罗耐梅递出于边的茶水，倾身凝望一脸沉思的丈夫。

殷年尧茶水轻嗅了几口，才斟酌着说：“在想咱们纤云的终身大理。”

“纤云？罗耐梅喃喃念着，“对呀，一晃眼十八年都过去了，纤云的婚事是该合计合计，不知老爷心中可有打算？”

殷年尧与罗耐梅夫妻结婚二十年，育有四女，膝下无子一直是他们夫妻引以为憾的一件事，然，所有的遗憾，在看到女儿们出众的绝色姿容时，全烟消云散了，尤其的她们小十灵巧陪慧、心思剔透，事亲极孝，因此，无子的遗憾也渐渐也自他们心中抹去。这四小女孩皆相差一岁，除了拥有美得几乎不属于凡尘之人的美貌

纤云巧弄飞星恨

扑.每十女孩皆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大女儿殷纤云年已十八,人如其名,纤纤柔柔的,是标准的千金闺秀。任何人只消望她一眼,莫不心痴魂醉,神思恍惚。磋楚风姿,计人忍不住想保护她,生怕她受了一丝一毫的伤害。

二女儿殷落云可就不同了,她自小活泼好动,皮得会父母头疼,一点大家闺秀的风范都没有,生得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开朗个性,一宜是带动四周快乐气氛的灵魂人物,哪一天要是少了她精灵般清脆的笑语,众人才真的会不习惯呢!

若要提到三女儿殷行云,那可就有一番学问了!是的,不用怀疑,殷行云天赋异禀,极具慧根,人封预言,命中率高得吓人,是难得才貌双全的才女——当然也不是说她的姐姐、妹妹们都役学问啦!只不过她略高一筹罢了——她才华似锦,写起文章来,就如她的名字一样——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因此,也替她扁来了才女的美女。

排行最后的殷盼云正值及笄年华,由于年纪最轻,所以自小便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十五年的生涯中,一直过着不知愁的无忧岁月,所以造就了她天真烂漫的小性,因为单纯,所以善良;也因为善良,所以才格处惹人怜疼。

有了这么四位别人求之不可得的明珠,就算无子,夫复何憾?

不消说,像殷府四千金这样貌似出水芙蓉、仿如天仙下凡的人间绝色,自然不乏登门求亲的人,也因此,殷家老爷才注意到,自己的女儿不是昔日的小丫头,摇身变成君子好求的窈窕淑女了。

纤云巧弄飞星恨

“裴以谦——你还记得吧?”沉吟了一会儿,殷年徐徐道出这几个字。

“裴以谦?”罗耐梅想了想,道:“你以前的八拜之交?”

“对。他有个独子,叫裴慕凡。”

“这和纤云……”罗耐梅灵光一闪。“难不成你想将纤去许给裴慕凡?”

“是有这个打算。前些日子,裴以廉销来一封信,言明有意结为亲家。”

“老爷,事关纤云的终身幸福,马虎不得,你可了解裴凡这个人?”

“根据我明查暗访的结果,裴慕凡是个人才,”一家之主可不是当假的,女儿要嫁人,对方底细不摸清楚怎么行。“他亦狂亦侠亦私文,配得上我们纤云。”

罗耐梅悬着的一颗心逐渐落了地,因为她明白丈夫的眼光奇高,能让他称为“人才”的人,必定是个难得的人中龙。由于女儿出色,所以匹配之人非出类拔萃,他说什么也不会首肯。“人品没问题,那么长相呢?”

“据说俊美绝伦,不过传言不可靠,过些时候,裴以谦会携子来访,如果裴慕凡得托付终身,那么我会请他选个日子下聘。”

“要不要问问纤云的意思?”不是母亲比较民主。

“用不着。”“可是……”

“女大当嫁。以我阅人的眼光,不会季屈纤云。”殷年不反驳地说,威严锐利的眸光,教罗耐梅所有未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门外,殷纤云呆然伫立,直到一双雪白柔荑搭上她的肩,才教她回过神来。

纤云巧弄飞星恨

“行——

“嘘，回房再说。”

一双纤细的影儿，蹑手蹑足地回到殷纤云的闺房。

☆ ☆ ☆

“什么?! 老爹是秦始皇转世的吗? 这么专制霸道!”

听完殷纤云的转述后，最沉不住气的殷落云首先发难，为大姐抱不平。

“落云，不许这么说爹，他也是为我好。”殷纤云垂下眼睑，娟细的眉间隐含忧，无意间也流露出她的万般不顾与内心的愁苦。“他边问问你的意见都嫌浪费口水，这叫你为你好? 你明明也不愿意嫁给那个儿见鬼的裴磊凡，不是吗? 落云哇哇大叫，“大姐，我没你这么好修养，我找爹评理去!”说罢，当真跳起来往门口冲，标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力行派人物。

“殷落云，你给我回来坐好!”这回出声的是行云，看这情形，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还以为沉着稳重的行云比落云还年长哩!

“你以为爹会因为你的三言两语而一改初衷?”行云反问。

一旁的盼云闻言，笑嘻嘻地挨着落云：“就是呀! 我晓得二姐以前笨归笨，但也投蠢这种地步嘛!”今夕是何夕? 怎么殷家四朵姐妹花全聚集在一起? 虽然她们的性情一个小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团结心可是不容小观的，尤其是春中有人受了委屈，她们全都会齐心协力来抵御扑敌，不过这回的“外敌”似卒有点特别——她们的爹!

纤云巧弄飞星恨

听到盼云的话，不堪一激的落云又所得跳脚。“死盼云，你敢取哭我！”

“好啦！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你们适可而止好吗？”叶通常出面调停的人都是行云，这回柑不例扑一半了纤宛幽幽一叹，“你们别伤脑筋了，爹的个性你们又不是不清楚，一旦他决定的事，岂有改变的余地？”

“难道你甘心就这么认命？”行云反问。

“不甘心又能如何？”她无奈地反问。

“都是那小王八羔子、浑蛋裴凡害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们也不会在这里愁眉苦脸、坐困愁城，这笔帐我记着了，哪天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不一并射回来，我救不叫殷落云！”落云咬牙切齿，气呼呼他说。

狗改不了吃屎，还是这么暴戾成性，谁要不带眼喜欢上你，肯定前世没积德，今生没礼佛，唉，作孽哟！”盼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的。

“你像只小麻雀在崎崎咕咕些什么？”落云填目以视。

盼云翻了小白眼。“没有，对了，大姐，你当真要听爹的话，嫁给那小不知是圆的是扁的裴……哎哟！”盼云哀叫一声，因为头被人敲了一记。“三姐，你干麻打人家啦！”

“谁叫你问这种白痴问题，大姐当然不嫁。”…“爹不是说裴慕凡很好吗？”大姐嫁给他或许是不错的主意。”盼云不服气地反驳。

“才怪！”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行云又适时出面阻止。“大姐，你不嫁，对不对？”

“嗯”纤云据实以答了她知道行云一向有主张，言

纤云巧弄飞星恨

行深思熟虑，不像冲动的落云和天真的盼云，一句话中有几句是废话。“你有什么主意想建议我？”

“有，但首先要问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你说——”

“离家逃婚。”

“简单的四个字，如一枚炸弹，惊人的威力，在其余三人的心潮引爆开来。

“逃……逃婚？”纤云的耳边嗡嗡作响，脑海一片空白，全然失去思考的能力。

“帅耶！”落云跳起来欢呼，“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简单喔！行云，想不到像你这样沉着冷静的人，也会说出像我这种冲动的人才会说的话，有魄力！”

“盼云，你怎么说？”行云反身望向小妹。

盼云一只小乎撑着下巴，凝望着失神的纤云。

“只要大姐不再愁眉不展，我没意见。”

“废话！”落云白了她一眼。

“那么，大姐，你得当机立断，否则等裴募凡来提亲时，就真的来不及了。”

“我……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纤云一脸慌乱，“我若真的这么做，爹娘一定会很生气——”向来乖巧文静的纤云，不似冲动派的落云，她做事总要深思熟虑。

“现在你还顾得了这么多吗？”生不生气是以后的事，先离开一阵子——让爹娘明白你的决心，打消把你推销出去的念头之后再说。”

“可是……”。

“我可以和你慢慢‘是’，二姐、盼云，你们先回房休息，大姐的事就交给我。”

“那怎么行？大姐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参与？”落云抗议。

“因为你说的话通常没什么重点，换问话说，废话连篇。”行云巧笑嫣然地回道。

“才不……”三只不苟同的目光盯着落云，害她不好意思睁眼说瞎话。“好吧！我和盼云先回房。”

“明天记得将结论告诉我喔！”丢下这句话后，盼云拉着一脸心不甘情不愿的落云先行离去。

“好了，你支开她们两个，究竟有什么话想私下告诉我？”纤云开门见山地挑出正题。

“大姐果然冰雪聪明，一眼就看透我了，看来我这女诸的美称要拱手让你了。”

“少来，想说什么就快说”

行云敛去笑意，面色渐渐凝重。“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卜了个卦，算出盼云有一场劫难，而且——是生死大劫。”

“什么？”纤云大惊失色，难怪她要支开盼云和落云，为了不止盼云害怕，更因藻云心直口偷的个性根本藏不住话，所以才要瞒着她们。“可有法子化解？”

“没有。我只能隐隐算出她命中有一场浩劫，却算不出会在何年何月发生。”

“那……那该怎么办？”纤云一急，两颗珍珠般晶莹泪倾颊滑了下来。

“虽逃不过血劫，但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助她免于死。”

“什么办法？”

“你可知钟灵石一物？”

“钟灵石？”据说，钟灵石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宝石，

纤云巧弄飞星恨